

# 流民图：绘“逐日所见”警励世俗

文 | 离九

论明画大多都知明四家，但有一人不在四家之中，在谈论四家时不可忽略。此人是四家中唐寅、仇英之师，名声却远不及二人。他就是周臣，画名虽不如自己的学生唐寅，但是唐寅极其敬重他。唐寅受这位老师风格影响极深，文徵明次子文嘉言：“昔唐六如（唐寅）每见周笔，辄称曰周先生，盖深伏其神妙之不可及。”

尽管名声不及四家，周臣却有一幅作品为四家所不可及，这幅作品就是《流民图》。《流民图》原本是册页形式，后装裱为手卷。现存克利夫兰艺术馆所藏的手卷中描绘了十二个以乞讨为生的流民，画中人物没有任何背景，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独立存在。

有戏鼠艺人，手里拿着笔架形的

道具，一松鼠攀于其上，身后背着卖艺所用的道具，能够看出是一些发号令所用的彩旗，他的手中也拿着这样的令旗；有耍猴者，牵着一只猴子，手里拿着的铁环可以表演猴子钻圈，以卖艺乞讨为生；有怀抱着婴儿的母亲，她腿上患痲，牵着一只骨瘦嶙峋的山羊，怀中的婴孩在吸吮母乳，可是这位被饥饿和病痛折磨的母亲或许根本就无法给他提供奶水；有人跪在地上爬行，正在向路人乞求施舍；有人拿着乞讨用的破碗，手持竹竿，身后背着一破席子，而右脚因患有脚疾而严重萎缩；有人用一只残破的碗狼吞虎咽地吃着来之不易的饭菜，他背着一篮菜，可能是以卖菜为生，可是篮里满满的菜似乎并没有卖出去多少；

有人正在手拿水罐喝水，虽然骨瘦嶙峋，但是胳膊却肌肉发达，应是以重体力活谋生，他的样子像是干完活儿以后痛快喝水；有人背着一张鼓在身前，一手打着竹板，一手拿着小鼓槌，口中大约在唱着乞食歌一类的唱词；有人背着一小捆柴，身体也像那捆柴一样，所谓“骨瘦如柴”正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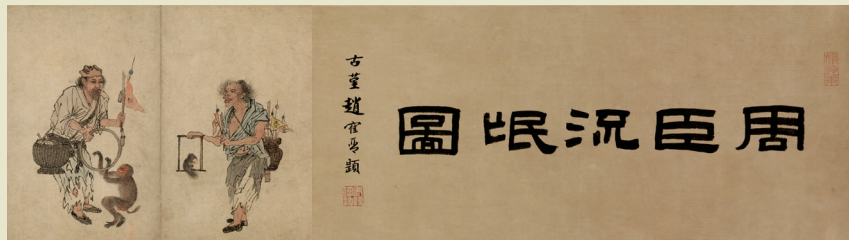
周臣自题：“正德丙子秋七月，闲窗无事，偶记素见市道丐者往往态度，乘笔砚之便，率尔图写，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云。”正德年间，大量流民因为各地灾害而流亡进入苏州城，身在苏州的周臣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流民。有学者推测，这些流民主要来自皖北和苏北一带，这一带极易遭受黄河河患所带来的涝灾。



流民图像由来已久，有史可考的最早是北宋神宗时期，一个地方官郑侠将一幅描绘因饥荒而流离的民众景象的图画呈献给皇帝。此《流民图》早已失传，不过郑侠本人所撰《西塘集》之《上皇帝论新法进〈流民图〉》记载了关于进图描述：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经春不雨，麦苗枯焦，黎粟麻豆粒不及种，旬日以来，街市米价暴贵，群情忧惶，十九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求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蛮夷轻肆敢侮君国，皆中外之臣辅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闻南征西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折坏庐舍而卖于城市，输官余粟，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前者，臣不敢以所闻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况数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

由此来看，《流民图》最早的功用，是为劝谏之用。郑侠自云以《流民图》



明 周臣《流民图》，1516年  
原册页，后改装为手卷，纸本设色，纵 31.9 厘米、横 244.5 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藏

进献者“料无一人”，可见当时还没有以《流民图》劝谏的传统，他是绘制此类图像以劝谏的第一人。郑侠之后，这种劝谏方式才被越来越多士大夫所采用。并且考虑到这种劝谏功用，《流民图》的绘制必须以写实为主，将“逐日所见”绘成图像，比仅仅“所闻”要更加具有真实性，其表现也更有力量。

从作画目的来说，周臣的《流民图》有所不同。他身为职业画家，既非文人士大夫之列，更不可能有朝廷官职，且根据他的自题，这幅《流民图》是他“乘笔砚之便，率尔图写”，虽表

明“可以助警励世俗”，但是并无特定呈献、劝谏的对象。而且以流民为题，并不受艺术市场的青睐，周臣作此图也并非为了卖画。他画下这些乞丐的形象，可能更多是出于内心对其产生的怜悯同情。实际上，周臣自己很可能就有过类似的境遇。周臣出身贫寒，小时候皖苏等地灾害不断，曾造成“秋粮子粒无征”，甚至“诸府州县淹没田禾，漂毁官民庐舍、畜产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余人”的惨状。他对所见的流民有所关注，并将他们的形象生动地描绘下来，或许与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

尽管作画目的有所不同，周臣的《流民图》与郑侠所呈宋神宗之《流民图》却具有相似的力量。郑侠自言他所呈《流民图》“但经圣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图像所描绘的真实惨状已足够令人动容，而张凤翼在周臣《流民图》卷后题跋：“其观而不恻然心伤者，非仁人也。”亦道出这种写实的流民形象所引发的观者的恻隐之心。E

